

籌遼碩畫

二十

卷之三

七

籌遼畧卷之二十二

己未季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直隸巡按駱駿曾題爲國威乍挫

廟筭宜周微臣感時激衷敬陳臆見以圖

聖明採擇事職謹按奴酋一亾虜耳方

陛下踐祚之初威惠殫乎四裔聲靈赫乎殊域于

時故建酋王果阿台輩懸首藁街奴酋之不
以身伏斧鎗者幸耳善後之畧謂宜裂其地
而四分之毋俾此酋易種于茲新邑而乃假

以封號俾得雄據一隅以次蠶食諸部落而我不問併南關侵北關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而我不問是養虎自衛誰寔封疆此奴以悞陛下者宜罪也已庚之間奴酋業已擁衆數萬富強甲諸夷談者蒿目憂謂異日必爲國家大患蓋十年矣乃奴酋故匿其衆以愚我而示我以羸故卑其辭以嘗我而示我以怯其弭而伏也減車價退地界我無所不得志于彼其飽而颺也屠我邊卒貽我謾書彼無所不

逞志于我是養癱自潰誰寔參狎此奴以悞
陛下者宜罪也奴酋自用兵以來衆寡分合之勢
攻守緩急之數無不暗合古兵法而我有一
于是乎彼非衆也而用之于合則以寡而有
衆之用我非寡也而用之于分則以衆而有
寡之患敗道也以我應彼彼無所不攻而我
不知其所攻以彼乘我我無所不守而我不
知其所守敗道也彼欲急也故示之以緩我
與之俱緩而備愈疎彼欲緩也故示之以急

而我與之俱急而着愈亂敗道也是當局自
昧誰實瓦注封疆以悞

陛下者宜罪也嗟乎有罪不誅雖聖王無以治天
下乃今之爲

陛下任彊事者往往有悞國之罪而無悞國之罰
故李維翰之巧于避逮也私之者始終只一
勘字而楊鎬思以開一面矣非法也李如柏
之巧于避敵也私之者方以全師爲功而張
承胤杜松劉綎目不瞑矣非法也夫法也者

非一人意重意輕之物

陛下執以公之天下者也以天下之公法而

陛下以意輕之則

陛下誤矣伏乞俯採諸廷臣言召計臣樞臣與大
小百執事商畧兵食戰守之策而見之施行
遼事尚可爲乎夫遼非真不可爲也奴酋雖
強不足當漢一大縣我以數萬烏合之兵往
而攻之主客之形旣不相如是以卒予敵耳

陛下誠申戒文武將吏繕甲勵兵深溝高壘近者

一年遠者三四年俟我士飽馬騰餘勇可賈
然後多方以致之潛師境上爲三覆以待一
舉而大殲之可職又惟奴酋業已老性猜忌
寡恩萬一左右生心諸子爭立邊臣取而玩
之股掌間易易耳職嘗謂以我攻奴不若以
奴攻奴之爲得也此一策也國家自有遼患
合天下之兵以戍遼而遼已無兵矣殫天下
之財以餉遼而遼已無餉矣以遼之兵與餉
而一切仰給關以內勢又不繼且有後憂職

竊謂兵與其調也不如募便募則以遼之人
守遼之親戚墳墓必效死而民弗去是則可
爲也餉與其議加派也不如發帑便

陛下誠推廣德意慨然捐金二百萬擇廷臣之饒
爲經畧者悉以予之俾足支一年之用然後
倣古屯田遺法更効郭子儀自耕百畝故事
行之一年必且農有餘粟夫使遼人一年之
粟足支一年而贏遼可長無事矣職常謂以
天下治遼不如以遼治遼之爲得也又一策

也以遼治遼而遼安將京師與之俱安然則
京師遂晏然而已乎非也大倉之粟僅支幾
年加派金錢僅支幾月金花故外帑物也乘
其急而爭之可暫留數年否分稅故內帑物
也乘其未至而請之可暫留一二年否留一
分可以寬一分之民力留一年可以銷一年
之隱憂比加賦釀亂者功相萬也願計臣之
亟圖之也按籍而計兵兵非乏也出而堪以
乘陣者幾人馳檄而徵兵兵非乏也入而堪

以荷戈者幾人莫若精簡練之法拔其勇銳
者以厚糈優之而後老弱可漸汰也懸召募
之令收其驍悍者以異軍處之而後徵調可
漸省也願樞臣之亟圖之也職嘗謂以京師
治京師不必虛外以寢內而京師可長無事
又一策也以京師治京師而京師安將天下
與之俱安然則天下遂弛然而已乎非也今
天下吏治民生種種彫敝而剏一法以矯之
祇增一法之擾今天下財賦兵革種種虛冒

而建一官以董之又增一官之擾職愚以爲
興廢舉墜則無如慎簡撫臣便撫臣誠賢宜
獨任以課之勿令多指而亂視宜久任以需
之勿令視蔭而待遷而其他興革損益一切
惟撫臣是聽夫使撫臣不爲而謂他人饒爲
之職不信也職又以爲摘姦發伏則無如速
遣按臣便按臣數歲不一至則墨吏債帥雖
終無完理而業已滿載去按臣數歲不獲代
則大家悍奴雖僅僅摘處一二而強弩之末

已無如魯縞何是必遣代如期而其他功罪
黜陟一切惟按臣是聽夫使按臣不問而令
他人往而問之職弗取也職嘗謂以天下治
天下不必增建一官不必更創一法而第以
撫按糾察監司監司表帥守令天下可長無
事又一策也職書生蠡測愧無能借箸請纓
爲

陛下繫奴酋之頸致之

闕下職竊愧之伏惟

聖明留神省察倘可備千慮之一職不勝幸甚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經畧閱視俱不可緩
懇乞

聖明亟賜允用以固疆圉事竊惟遼事之壞也起
于備虜之不嚴而軍伍之日耗也今議遣熊
廷弼爲經畧使而卽授部銜以重其權益以
事權不重則法令不行無非爲彊圉計也昔
漢高自行伍中用韓信爲大將乃築壇而授
之鉞吳拜周瑜爲大都督以拒曹師而老臣

宿將皆聽其節制國家用人立事惟視其才
何如耳豈程年積勞之可論乎昨者鐵嶺之
役賊不過六七百騎耳而聽其殺擄衝陷如
入無人之地該將領偵探安在乎經畧之設
防善後安在乎喪師辱國至此極而楊鎬尚
若憤憤不平惟思弛擔委負

陛下奈何不速遣廷弼往任遼事而逮楊鎬入京
以正其失律之罪也遼東士紳百姓但知冒
軍糜餉以求利耳目今時事至此彼門戶之

患亦至此而强悍玩愒安其故習甚之欲與援兵爲讐夫援兵去家萬里米珠薪桂大半已爲無定之骨而腐儒悠悠之論專欲抑軍以媚百姓如此則有不用兵已耳三軍出關卽得一鄉土音耗不可得而遼人乃畧不加體恤惟以流言相惑誘甚之有不可聞者

祖宗生養敎訓此輩欲何爲乎今朝議舉姚宗文爲閱視使者宗文雅有大畧職以爲宗文隨在閱視卽兼監軍事務遼人有冒軍惑衆負

朝廷者卽刻叅奏處治其子弟中有才武者高
下授官以振其氣安危由才成敗由人豈遂
令此虜狂逆哉國家用一周永春實心任事
河西一帶自戰場而措之衽席假使用往日
詭取名譽之人豈能作一毫意表行哉今

陛下遲疑不遣使二臣不得宣其才力楊鎬日弛
其轡馭李如楨尚跋扈爭其細節恐一日開
鐵之間別有事故

陛下卽扼腕而悔用才之晚亦無及矣至于職科